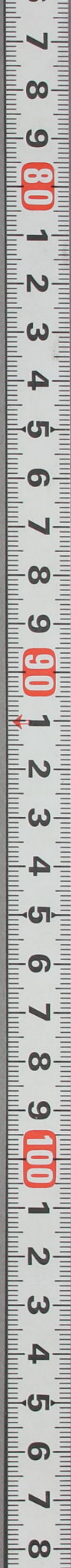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on a small label, including a red seal impression and the numbers 1497 and 8.

1497
8



明 1p3
編
卷



早

韓子迂評卷之十九

何犴校

五蠹

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
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
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
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
此也。若其文之怪竒高妙。則西漢以後。
不如之遠矣。

陳氏山叟

韓子迂評卷十九

五頁 康皇馬

此篇數十萬言。胷中如萬斛泉源。滾
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
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中有譬。喻
中又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
如此。通篇條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
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

字

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
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
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民中
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
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

揚雄解嘲
內章法用
此

東山
唐

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古字事勢

每轉皆從古事說起

字

如此推究更明矣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轉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斷。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耨。以為民先。股無胼。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

文字不貴迂談。須以近人情切事實為主。此文近之。

李斯二世多稱引此語

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
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

壁言妙

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
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膈而
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
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
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
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字

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

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

為戾。稱俗而行也。兩段事。前欲嚴刑。後欲氣力。故事因於世。而俗適於事。古

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

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

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

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

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

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

早端

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

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
 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
 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
 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
 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
 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為治也。夫垂
 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
 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
 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
 為服後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
 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後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
 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
 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
 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

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
 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
 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
 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
 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
 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
 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
 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

戰國先秦
 多此喻

字

樓季跋牂
 布帛尋常
 等語李斯
 數稱引諛
 二世
 喻中喻皆
 畏法之喻

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
 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
 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鑲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
 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
 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
 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
 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

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

廉貞賢純皆民之私行耕戰則公利也

中

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

以前說儒此處又添出俠來

諸先王謂後儒之為先王者

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害。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

二段皆喻
不可以私
行害公法

厚

喻

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

蒼頡制字說起更妙乃無中生有

東山

卷九

九

周

民之私行
國之公利
並用則相
反也

並舉儒俠
想戰國遊
俠之風尤
盛太史公
亟稱之

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
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
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
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
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
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
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
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



微妙之言

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
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
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
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
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
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
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
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

以布衣况
人主

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
 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
 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
 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
 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
 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
 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

厚

條論士風
 譏切時事
 如隔垣而
 洞五臟

百口號呼
 有匍匐赴
 救之意後
 世敷陳安
 有此安能
 動人

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
 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
 合於功。故智仁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
 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
 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
 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
 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
 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

愈激切

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流禍李斯

早

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

庶

戰國遊士之情

當時遊說士之情如此

以前說許
多言談之
士後卒歸
于從橫

言衡未見
其利

言從未見
其利

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
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
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
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
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
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
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

字

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
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
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
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
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
富退處。人主之衍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
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
贈繳之說。而傲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

再說從橫之害

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主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

字

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急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

東

卷

七

京

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其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民之遠戰求得者國之賞罰不

早淵

正說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

五蠹

到此方說五蠹名目

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

曲折往復引事設譬說盡世情字上精神非胷襟開闊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虛談不可用。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用。

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

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厚

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年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

細說

實則龐名譽之人

東氏山說

六節子正平卷十九

七

周玲

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怒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怒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

同

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

設此民間
一段立論
切事理近
人情

陳氏山叟

歸子王評卷十九

秋

錢

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

厚

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不可得也。國總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

此言聽與用相反

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列事言空談不可用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

引事

字

予而世王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劔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

聽虛談無
參驗之喻

東山

卷九

下

余唐

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盤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枝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

喻浮談無實用

字淵

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

李斯嘗稱此以媚二世
恩不如威之喻

東氏山披

常進平卷九

三

五

喻民不自
善必以法
驅之

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

何等懇切

字

又喻

喻仁義性
生不可學
而能

喻仁義必
假修飾戰
國之學如
此

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魯毛曆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

喻又妙

陳氏山搜

韓子法法卷九

五

孫

喻世儒虛
談不可用

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
秋萬歲之聲。枯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
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
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
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
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
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
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

字

此喻民智
不及不可
與慮始

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
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
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搨瘞。則
寢益。而剔首搨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
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
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
酷。脩形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
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

世比山張
韓子迂評卷之十九
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民不悅
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注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十九卷終

引事

韓子迂評卷之二十

何彖校

忠孝

是篇駁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虛談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遺孽。讀者審之。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

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僮讀者別具隻眼

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



此疑是對秦王之書

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夫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

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
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
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
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
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然則有道者進不得
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父之所以欲其賢子
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其賢
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

戰國時語
孟子書亦
有此言

字淵

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
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
足以為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
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
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上者也。而天下賢
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
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
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縱意說去
漫無忌懼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婁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谷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之也。此皆釋

字

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為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

巧詞附會
推駁世儒

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
妾是謗誹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
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
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
正說臣母稱堯舜之賢母譽湯武之伐母言烈士之
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王者為忠臣古者黔首
俛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詞智慧欲
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

字

此段愈憤
閱愈激切

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
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
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
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
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
用字法
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
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
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

東氏山叟

諸子評卷所

五

張

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

厚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

馬虎豹皆喻人主威勢

東氏山叟

六韜子地評卷三下

六

詠

並設二喻
如操雙劍

正說內提
出喻中字
眼

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夫
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
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
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
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
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
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
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夫。不察其事類者。

宋公齊簡

字

賢士

提綱

權臣

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
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
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
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
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
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
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
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二臣不並
立去當途
之臣則法
術之士進
矣

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

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

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

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

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

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

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

進功能以散私黨

通篇乃孤憤中詞意

字

節勒整飭

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

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

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

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

逢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

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大臣

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

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飾令

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面。戰國偽書多類此。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

字

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

曲斷。以五里斷者王。法必參驗。五里而斷。以

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

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

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

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

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

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

此後三篇
體裁各異
腹中蓋有
奇癖也危
側趣詭不
欲人人知
之者讀者
亦不可以
時目觀之

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孔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隙

虛談

平故無訟

專故盡能

明故不爭

輕刑多犯

二隙則分矣

隙也。利由一隙而出



則多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門矣。刑重則罪之輕重皆不犯也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 攢古法競于心度。意詭文亦詭。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讐民乃刑

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

陳氏山坡 卷之二十一 帝王平法 三

陳氏山莊
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
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
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法。故明王之
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
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
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
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疆。先戰者
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
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
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
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
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
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
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
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且法而難

早

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

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耕戰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儒俠之類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

大得意則人大笑之

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

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

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字亦奇譎

冒頭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
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
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
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
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
勝敵好惡者上之所致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

出此則入彼未有不賞不刑之民

賞

賞功罰罪

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

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

分別功罪

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

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

分別

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時以異為分

明主

獨斷分明

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

用字奇譎

法而畏禁願母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

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

東氏山叟

常子壬平卷二下

三

京

商君之法
如此

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

規即下文關意謂相關何也

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

同里有罪相坐

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禁尚有連於已者。

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

民互相窺伺告密

關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

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

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任保也同里相使然也。

街數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

字

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

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

虛談

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

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形之於言者難

疑貳

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

虛功難知姦根誰見故功非疑惑

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

失賞失刑

虛功

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

姦根

名於內。而談者為畧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

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

功罪不明疑賞疑刑

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

稱量之法

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

作聰明

不得其情

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

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

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二十卷終

韓子附錄

韓非傳

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

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

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

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

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

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

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

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

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

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

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

忠梗及折衝御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非常所祿養

字

之士。故難以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

盡其死力也。又非奸邪譎諛之臣不容度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

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

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

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

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

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

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

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

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凡不同。而詰難之。故於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

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

東山

卷

二

今

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丹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持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

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佚作橫佚○劉氏曰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踈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言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



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

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

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曰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

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強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

為名高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

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闕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此之不可

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

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

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

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



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忘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以墻壞夫貴人得計而欲

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

迺自以為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為功而說者強之以其所必不

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止

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

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

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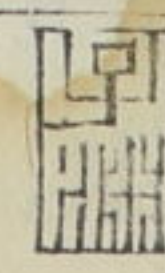
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

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

辱。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

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特以

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

其計，則母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敵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蔽於上而致

譴怒。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

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若說其難，遂規異事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也。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君初不從，則止待君之悅而悟言無所擊排。又進諫故無所拂悟於君也。非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

早

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盪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

東山

帝子村錄

六

今

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

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度也。謂庶幾於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

史記

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對云云。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徐廣曰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姚賈譖殺韓非

戰國策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

早

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

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君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大公塗齊之

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

字

外詐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李斯督責之術

史記

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

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

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

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裘。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即葛反粢

者積也糲者糲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甌。徐廣曰甌音學

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索

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貯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

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海。徐廣曰致

一作放。而股無胈。胈皮膚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

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

東山... 諸子... 社... 升

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道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

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

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賤己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



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轉解。索隱曰。格強捍。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喜用開字。故也。虜。奴隸也。言格。悍奴僕也。亦出韓子。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

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

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

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鑠金百鎰。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

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

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

足取。攫。故取。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

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

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

重重推解
妙不可言



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狎牧其上。詩云。狎羊。犢首。夫樓季也。

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

漸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漸

五丈之限。平漸則易。涉。故跛狎。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義

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

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

才引用
便推解

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耶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

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

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

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

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

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

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

字

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

能加也

按李斯之文爲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稱引韓子。當時百家之書盡火。而何韓子獨存。意其爲法律之書。故亦不去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諸不令之朝。如置煙霄紛絕。流眇耳。故曰人以文爲表。文以人爲重。言不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

韓非論

眉山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

先放寬一步

厚

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

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

借此一翻
便是深文
手段

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力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

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韓非論

韓子書本文。

眉山蘇轍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回

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

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盖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孔明寫申韓書

成都楊慎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

字

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

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附錄終

韓子迂評後語

客有以門無子近刻韓子迂評示余者。且曰。又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刻。而是之刻。何無當也。余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乎。不然也。昔人固謂其捨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無論已。顧先秦之文。韓子其的藪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纖者。鉅者。謫

者。竒者。諧者。俳者。欬歔者。憤懣者。號呼而泣訴者。皆自其心之所欲爲。而筆之于書。未嘗有所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開帙而爽然。若然。赫然。渤然。英精晃盪。聲中黃宮。耳有聞。目有見。學者誠以嚴威度數爲表。慈悲不忍傷人爲實。而以觀其權畧之言。則可藉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聖經賢傳。覃思困

早端

神而時。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觀閱之。則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膈肉包蒸。饜其至者。而時或設以竒珍小藻。水陸酸辛。則雖螫吻裂鼻。縮舌澁齒。而亦足以快腹。韓子之文。余不知其不可也。而子何謂其無當也。李斯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爲勸行督責一書。不過勦韓氏之蒲魄耳。非且

陽氏山莊
一
奴畜之。而肯為其伯仲乎。斯與非俱事
荀卿。自以為不如非。既已忌而譖殺之。
及其奏對。則言必稱其語。可以知其心
服矣。陽翟亦先秦人也。所著有十二紀
八覽六論。雜取儒生之言。倣依古學。而
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沉鬱孤峻。如江
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
余固曰。先秦之文。韓子則擅場矣。陽翟

亦駢乘焉。客何謂其無當也。既已荅客
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



奴

苟知自以為不

及其泰封

八院六

絲



間幾書于瓜石堂示諸生潮安某

亦細乘君谷向贈其無當也。期已谷

